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

經部

詩緝卷十

宋嚴粲撰

魏國風

譜曰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前漢地理志曰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朱氏曰魏本姬姓之國不知其始封之自○程子曰魏舜禹之都唐帝堯

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
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

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
魏而後唐猶邶鄘先衛也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
之風化焉

葛屨

音

刺褊也

褊上

魏地陘隘

陘音

洽隘

去聲

其民機巧趨

利其君儉嗇褊急

嗇音

而無德以將之

按譜

魏風

七篇

當平桓之間

○

廣漢張氏曰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
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

沮洳園有桃三詩皆
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魏風莫知其世次而鄭譜以平桓當之魯閔之元庚申

晉獻滅魏實惠王時也

惠十六

前乎惠為莊僖譜不以

當之乃越莊僖而繫之平桓豈亦有據而云邪鄭以

葛屨等五篇刺儉為一君伐檀碩鼠刺貪為一君蓋

魏風非一世之作自桓王之時秦人圍魏

癸酉魯桓四桓王十

二其國迫而侵削久矣故譜以為平桓之世也

曹氏曰魏

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

前也

糾糾葛屨

糾音九。傳曰糾糾猶繚繚也。繚音了。今曰疏以為稀疏之貌非也。繚繞纏也。糾三合

繩亦繞纏之意。故云猶繚繚也。葛屨解見齊南山

可以履霜

摻女手。摻音杉。傳曰

摻摻猶織織也。今曰讀者多作織非也。

可以縫裳要之

要音裋。裋音。要音裋。裋音。要音裋。裋音。

裋也。裋也。領也。

好人服之

朱氏曰好人猶言大夫也。今日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也。今日俗稱

然猶

魏地陘隘其民窘於衣食故生機巧之心而急於趨

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今魏之男子葛屨既弊

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

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其手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為

人縫裳也要之謂治裳之襍褌之謂治衣之領治衣

裳之要領以為好人之服而利其傭資也皆急於趨

利也補傳曰今所至通都大邑窶人之家男子則祁寒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為業女子亦不蔽藏至

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恬不以為怪獨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刺之

好人提提音題。傳曰宛然左辟。音避。今曰宛委曲提提安諦也。

而避者必左佩其象揅音熾韻又音替。解見鄜君子偕老。朱氏曰揅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

者之飾也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君之儉嗇褊急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安徐而審諦其辭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為搔首之栉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之褊急為可刺耳好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

沮去聲洳音孺

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疏曰

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芣雀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按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
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衛風為
衛風而魏唐異譏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
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

彼汾沮洳

說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入魏○朱氏曰沮洳

水浸處下濕之地也

言采其莫

音暮○傳曰莫菜也○陸璣曰莖大如筍赤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

毛刺今人纜以取蠶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纜音緜酢亦作醋醎也○山

陰陸氏曰其子如楮實而紅今吳越之人謂之茂子

彼其之子

其音紀

美無度

疏曰非尺

寸可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錢氏曰殊猶特也。○疏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

車則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宣二年左傳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晉成公立乃宦卿之嫡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軫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遜公族而為公行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

君宗族
軫音毛

魏君儉勤於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菜以為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美無限度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為耳言儉嗇不似貴人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
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掖其君檜至微矣而羔裘欲
其君自彊於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蓋國無不可為
患其君不能為耳此孟子告滕文之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

音交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音遙

○傳曰

徒歌曰謠○疏曰樂則琴瑟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
樂也○今曰此詩所言歌且謠但謂歌而又歌謠亦歌

也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今曰此詩大夫所作士者人臣之通稱

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

音基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

思

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穀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於陋詩人以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實以為穀矣其者將然之辭言其必至於此憂之之辭也桃取之自己園圃之內見不能用其民也我心憂之至於歌而又歌以舒寫其心之抑鬱而不知我之

憂者謂我乃士也而為驕汰君猶儉而士乃驕此見

責之辭也驕與吝對儉而譏之則疑於驕汰也於是

答見責者曰爾以我為非矣然則彼魏君之所行果

為是乎予之所言何謂如此也於是自歎我心之憂

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者深歎舉國之人莫察其

心也然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特未之思耳

朱氏曰或云比

也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賦也詩固有一章而三義者在人觀之如何耳

舊說

不知我者皆以我為驕汰而謂彼魏君所行是矣是

哉當為疑辭如禹曰俞哉之意不當為是矣

園有棘

傳曰棘棗也。○山陰陸氏曰酸棗也。於果為下。○棘解見邶凱風。

其實之食

曰今

棗亦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箋曰聊且略之辭也。出行於國以寫

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今日曰罔極言無窮極也。廣之謂猶言責人無已也。考

見衛

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

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

音戶胡之上濁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

數音

朔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觀魏之窘迫如此能無亡乎由其無德教而不能自

彊也

陟彼岵兮

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言無草木岵有草木岵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

○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

瞻望父兮父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

今日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

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官功以由田野入都邑為上此以由家居赴道塗為上今俗諺猶言上路也○傳曰旃由來無止李氏曰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避於下道是以皆止古以見獲於

敵為止

孝子行役常念其親故因登高山而瞻望其父既瞻望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云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早起夜寐無得已息當赴役惟謹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返也

李氏曰狄

仁傑授邠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

陟彼屺兮

起

屺音

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傳曰季少子也○王

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補傳曰夙夜無寐

今曰無寐

猶今人言醒睡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詩記曰母尚思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

岡解見卷耳

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

傳曰偕俱也。○今日必與同役者俱毋失伍也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句民無所居焉

疏曰謂土田陞

隘不足耕墾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

疏曰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陞隘也

桑者閒閒兮

音閒

閑本亦作閑

行與子還兮

還音旋本亦作旋

場園之地止有十畝甚言其削小也地陜民稠故采桑者無所可采徒閒閒然往來閒暇相呼行與俱歸言無所得桑而空歸也○舊說一夫百畝今止十畝然古者百畝以為田田中安得植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為五畝之宅合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特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數也若屑屑求合則意味索然矣以十畝言

之猶言彈丸黑誌之地也後世言郡之小者云得州如斗大皆甚言其小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泄音曳。今日舒而不迫亦閒暇之貌

行與子

逝兮

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或相與旋而歸或相與逝而往皆見閒暇無所事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

坎苦感反。傳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用力之聲。檀木性堅，可為車。曹氏曰：四

壯，擅車，憚憚，擅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

寘之河之干兮

寘音至。傳曰：

寘置也。干，厓也。

河水清且漣猗

音連。伊。傳曰：風行水成文曰漣。疏曰：釋水云：大波為瀾，漣

湖義同。朱氏曰：猗，義與兮同。書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我猶為人猗。詩記曰：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

河之干，阨窮而不閔者也。

不稼不穡

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曰：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

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

胡取禾三百廛兮

箋曰：胡，何也。傳曰：一夫之居曰廛。

○疏曰：謂田百畝也。

不狩不獵

箋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縣，貆音玄，噎。說文曰：縣，繫也。○箋曰：貉子曰貆，貉音鶴。

彼君子兮

箋曰：君子，斥不伐檀之人。

素餐兮

傳曰素空也。○今曰朱氏孟子解云無功而食
祿謂之素餐謂空食其祿而無補也。餐七丹反。

君子不得進仕自伐檀木其用力之聲坎坎然寘之
河之干厓欲以為車之輪輻而自給也伐檀則供勞
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
心無入而不自得故當伐檀寘河干之時見河水既
清又且風行吹水成文而為漣翫而樂之悠然成趣
不戚戚於得喪也蓋其心休休自得則隨寓之景皆
見其可樂此其長往無悶豈復以窮達嬰懷者國人

惜君子之在野憤小人之尸位自不能無臧否之論

謂人而有功於國則不耕而食不獵不獲可也汝小人何功乃不稼穡而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狩獵而庭有縣繫之貍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於時必有事焉以稱其祿不如是之素餐也○詩記以君子親伐檀為義不素餐今不從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坎坎伐輻兮

輻音福。疏曰伐檀為車之輻。○今日輻車輻也。冬官輪人為輪云輻也者所以為

直指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輻音毛。

冥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傳曰

直波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箋曰十萬曰億三百

億謂刈禾之把數。○今日傳云萬萬曰億。楚茨傳同豐年傳云數萬至萬曰億。與箋不同。姑兩存之。

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傳曰獸三歲曰特。○疏曰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

疏曰伐檀為車之輪。

寘之河之漘兮

漘音唇。○傳曰漘厓也。

河

水清且淪兮

淪音倫。○釋水曰小波為淪。○傳曰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

困丘倫反。傳曰：圓者為困。○疏曰：方者為倉。

不狩不獵，胡

瞻爾庭有縣鶉兮

鶉音純。○鶉解見鶉之奔奔。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飧音孫。○傳曰：熟食曰飧。○說文曰：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斂去聲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解頤新語曰：蠶之食桑無時而厭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

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碩鼠，指聚斂之臣。即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此

輦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故曰三歲貫女謂其君任
用此人而吾事之已三歲矣國史題其事於篇端但
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鼠程
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由君政
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為稱其君不可
也

碩鼠碩鼠

箋曰碩大也○疏曰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
炎云五技鼠郭璞云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

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闕西呼鼯鼠舍人樊光同引此
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

能上屋能遊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所言也鼯音石鼯音衢無食我

黍三歲貫女

音汝○釋詁曰貫事也

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今考唐風有扶

之杜啞肯來遊朱氏曰發語辭蘇氏云啞逝通

適彼樂土

樂音洛

樂土樂土爰得

我所

呼聚斂之臣為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我三歲事汝汝不肯眷顧於我言魏國用此重斂之人已三歲矣

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適有道之國也彼樂土
樂土我得其所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
其厭苦於此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今日不肯德惠我也逝

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爾不肯德惠於我則我將求伸於他國直猶伸也謂
得伸其志也受抑於此而欲求伸於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傳曰苗嘉穀也。○疏曰苗之莖葉非鼠所食故云嘉穀穀生於苗以

協韻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范氏曰不肯以我為勤勞也

逝將去女適彼

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音毫○傳曰號呼也

魏人為爾重斂所迫至於長號彼樂郊則誰長號乎
謂無歎息愁恨之聲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十

謹案卷九第六頁後三行堦乃先歸刊本歸訛往

今改

第十頁後七行天官屨人刊本屨訛履據周禮改
第二十頁後七行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刊本中者

訛者也據詩毛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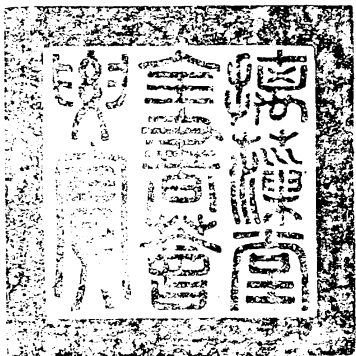
卷十第一頁後三行魏唐無淫詩刊本魏訛後今
改

第四頁後二行自是晉無公族刊本族訛侯據左

傳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關西呼鼯鼠刊本關西訛關中
據毛詩疏及爾雅注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一

經部

詩緝卷十一

宋嚴粲撰

唐

國風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
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
有晉水至子變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
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
近平陽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膏
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
徙於絳云○朱氏曰唐叔所都在
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

太原郡
平陽縣

注云故詩唐國

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

河東郡平陽縣

注云堯都也在平

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

中山國

張晏注云堯為唐侯國

於此三也河東彘縣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

注云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

瓚說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為堯始

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為晉陽皇甫謐以為

堯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

詩唐國為平陽臣瓚又以唐國為永安今考堯都雖

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為晉陽何以明之蓋成
王封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
出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
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之遷
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

成侯

叔虞
曾孫

自晉陽徙曲沃

即河東
閭喜縣

蟋蟀刺成侯之曾

孫僖公則都曲沃時詩也八世至穆侯

僖侯
之孫

自曲沃

徙絳

即河東
絳縣

前都絳時無詩十世至昭侯

穆侯
之孫

自絳

徙翼

在平陽絳
邑縣東

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

刺昭公鴉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

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

美武公有杕之杜刺之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皆後都

絳時詩也

蟋蟀

音悉
率

刺晉僖公也

疏曰僖公司徒
靖侯宜白子

儉不中禮

中去
聲

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樂音
洛

此晉

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

思去
聲

儉而用禮乃有

堯之遺風焉

曰晉僖公詩都曲沃當共和之間○疏曰此實晉詩而編詩者名之為唐蓋推本其

民俗所以能憂深思遠儉而用禮者皆唐堯之遺化故謂之唐也言堯之遺化使然非晉君之化能然也晉君自儉不中禮安能使民知禮觀蟋蟀之詩言職思其憂是憂深思遠言好樂無荒是能儉而用禮其風俗可見唐風諸詩皆然○曹氏曰班孟堅云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唐之歌云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具憂之遠也

僖公之病在於鄙陋局促而無深遠之慮此詩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為圖度國事之地非欲其

自虞樂而已也

廣漢張氏曰夫人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

此詩欲僖公意氣舒泰然後思慮開闊故先言九月蟋蟀入在於堂以附近於人則寒氣漸至而歲遂將莫矣今我僖公若不自樂則日月遂去矣所謂樂者非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位居國君之位則一國之事皆吾精神念慮之所當及好樂而無至於荒廢當如彼良士瞿瞿然長慮却顧也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做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詩人之言及此豈非堯之遺風乎○

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采薇言歲亦莫止
又言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是以十月為歲莫也此蟋
蟀在堂之戶止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聿其莫
或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歲莫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

朱氏曰
逝去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傳曰
邁行

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音貴

○傳
曰蹶動而

而敏
於事

前言思所居之位則在內之事皆入於念慮矣至於

在外之事亦不可不慮也。後來如昭公不能思其外，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疏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役車休，是農功畢而無

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音叨。慆，過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農事畢而役車休，民猶休息，人君可以娛樂之時也。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惟瞿瞿然警懼，故

能蹶蹶然勤敏既警懼而勤敏則事事有備可以從容應之故休休然安閒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

音謳

刺晉昭公也

疏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桓二年左傳曰初晉穆侯之夫人

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凡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

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鐘鼓

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

灑鯁之上掃音噪

政荒民散將

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曰晉昭公詩

都翼平王時

周以岐豐賜襄公秦坼興而周遂微晉以曲沃封桓叔曲沃強而晉不支矣唐風自山有樞至鵠羽皆都翼時詩也僖公病在鄙陋故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欲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虞樂也後序所謂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其辭衍

矣

山有樞

釋木曰樞莖莖音迭。郭璞曰樞今之刺榆也。陸璣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於白。

榆也隰有榆

音俞。○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今白釋木云榆白粉孫炎云榆白

者名粉毛於東門之粉以粉為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粉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為粉璣誤謂榆為白粉也。粉

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粉之白者。陸璣又云榆之類有十餘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然則此言隰有榆總

言榆

子有衣裳

疏曰子昭公也

弗曳弗婁

音問。○疏曰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傳曰

婁亦曳也。○今曰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婁有優游娛樂之意。○補傳曰婁者曳而至於弊壞也。南楚凡人貧

衣破謂之褸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疏曰走馬謂之馳策

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

宛其死矣

秦蕪叢箋曰宛坐見貌

他人是愉

音俞○傳

曰愉樂也

興也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優游娛適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肆志宛然坐見其死則他人取之以為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為他人所有將以

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
會其言外之意必矍然知懼汲汲然思所以為防患
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瑟瑟以為樂乎

山有栲

音考○釋木曰栲山栲音攄○疏曰郭璞云栲似栲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種栲栲

漆相似如一○陸璣曰山栲生山中與下田栲大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今曰姑兩存之

隰有杻

音狙○釋木曰杻攄攄音

憶○陸璣曰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疏開花似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憶材可為弓弩

榦郭云似棟細葉葉
新可飼牛筋音斤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傳曰洒灑也
○疏曰以水

濕地而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今日鼓動其聲也解見
鹿鳴○傳曰考擊也

宛

其死矣他人是保

疏曰保居
而有之

山有漆

漆栗並解見
定之方中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傳曰永
引也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言死亡迫矣不及為樂則有倉卒之恨是來日已短

宜及今為樂以延引此日也

詩記曰詩人豈真欲昭
公馳驅飲樂者哉其激

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頍悉出珠玉寶
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頍音須

或說人多憂則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然愁當覺日長作樂當覺日短不應反言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

今日封叔父沃成師即桓叔

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疏曰左

傳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於昭公無叛心也

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

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

風之厚也

揚之水

王解見風

白石鑿鑿

音作曹氏曰石非浮物終無可轉徙

傳曰鑿鑿然鮮明貌

之理。今日石以白言又稱鑿鑿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蓋石在水中為水所蕩滌故其白如此末章言粼粼亦

謂水清石見

素衣朱褱

音博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

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

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也曰朱朱緣也謂染繒為赤色為中衣之緣也曰褱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

褱領也緣去聲褱音偃衣領也○疏曰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矣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借禮也大

夫服之則借知諸侯當服之也○今日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

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又疏云凡服先以
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
加朝服中衣其制如深衣但中衣之袖小長耳此以素
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朝燕之中衣
皆以布為之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公之孤
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
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
褻也○箋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
從子于沃今曰下文
君子既指桓叔則此言子者設言
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
既見君子箋曰君子謂桓叔

云何不樂

洛音

興也水喻昭公石喻桓叔悠揚之水淺弱豈能流動
水中之石徒見其石在水中鑿鑿然鮮明耳喻昭公

微弱不能去桓叔之疆也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為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為

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
為君而篡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
此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
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
自取敗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

音鎬豪之上濁○
傳曰皓皓潔白也

素衣朱繡

疏曰謂
於繒之

上繡刺
以為繡

從子于鵠

音斛○傳曰
鵠曲沃之邑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傳曰

言無
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粼音鄰本有作磷○今曰粼音澮非○

傳曰粼粼清澈也○朱氏曰水清石見之貌

我聞有命

蘇氏曰命桓叔之命也

不敢以

告人

命謂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

我聞其事而不敢以告人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

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昭公諸詩皆以沃

彊為憂山有樞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微辭深意未

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

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

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

衍盛大

蕃音煩衍
延之上濁

子孫將有晉國焉

曰晉昭公詩
都翼平王時

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為美桓叔亦可矣

椒聊之實

釋木曰檉大椒檉音毀。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檉。曹氏曰聊薄略也薄略

之實而盈升盈

蕃衍盈升

今日蕃茂也衍廣也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

八分龠二為合合十為升升剡皆言椒之蕃衍而已不必較升剡之大小

彼其之子

其音碩紀

大無朋

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傳曰朋比也

椒聊且

且之平

遠條且

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

興也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桓

叔以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彊無與倫比矣然方

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觀故復歎是椒也其新

長之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
子孫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彊昭公其危哉為告昭
公故稱桓叔為彼也○舊說蕃衍碩大遠條之意重
複今分別之以見詩人紆餘之旨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

音菊○傳曰
兩手為掬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且七野反○傳曰篤厚也○今日篤
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也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

綢音儔繆莫
彪反從韻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補傳曰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講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

此詩言刺晉亂亦猶鄭丰東門之墀溱洧言刺亂也然鄭因亂而淫晉雖亂而否可以見其篤厚純固之

俗而聖人風教猶存矣

綢繆束薪傳曰綢繆猶纏絲也○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曹氏曰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翹翹錯

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補傳曰昏姻必有禮以綢繆之三星

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參解見召小星○王肅曰謂十月也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

朱氏曰良人夫稱也。○補傳曰秦風云厭厭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

人何

王氏曰言女子之失時也

興也傷女子之失時言薪析而散於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昏禮自納采問名禮節不一是綢繆纏絲之意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參之三星昏見東方己在天矣今夕是何月之夕乎是十月嫁娶之時也爾女子可以嫁而

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得嫁故又
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言欲從良人而未遂無
可奈何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不肯苟合斯其
謂之唐風也○毛以秋冬為昏時則以三星為參十
月參星始見東方於禮可以昏矣鄭以嫁娶用仲春
則以三星為心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今從毛義
一章言見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也

綢繆束芻

今日朱氏孟子解
云芻草也芻薪也

三星在隅

傳曰東南隅也
○疏曰謂十一

月十二
月也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音械候。邂逅解見鄭野有蔓草

子兮子

兮如此邂逅何

參星在天之東南隅是十一月十二月昏姻之時已
晚矣邂逅謂欲其議速成迨其今今之意非欲不期
而會也二章言見此邂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及女
子也

綢繆東楚三星在戶

傳曰參星正中直戶也。○疏曰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曹氏曰戶

正南也今夕何夕見此祭者李氏曰國語雖曰女三為祭而又曰祭美物也是言美女

也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王氏曰言男子之失時也

三章言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杖音弟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并音併。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補傳曰曲沃之為晉禍

六七十年間篡逆者四五其寡助也至矣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

唐風刺時者三杖杜羔裘鵠羽皆為昭公以時事可憂也

有杖之杜傳曰杖特生貌。釋木曰杜赤棠。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赤棠白棠解見甘棠。

山陰陸氏曰赤棠木理堅韌亦可作弓弩幹

其葉溇溇

須之上。王氏曰溇潤澤也。李氏曰昭

公欲去羣公子樂豫云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芘其本根

獨行踽踽

音矩。傳曰踽踽無

所親也。○今日朱氏孟子解云踽踽獨行不進之貌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

之人胡不比焉

比音備。范氏曰比親也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飲音次。○

傳曰飲助也

興也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

杖然特生之杜其葉溇溇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

葉獨足以比其本根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道路獨

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扶杜之不如也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獨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曉諭之嗟彼行路之人何不相親比乎必不相親也人之無兄弟者何不外求飲助乎必不相助也信他人不如同父也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

音精。傳曰菁菁葉盛也。

獨行裊裊

音瓊。傳曰裊裊無

所依也。曹氏曰說文云裊裊驚視也。獨行多懼故裊裊也。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王氏曰同姓雖非同父猶愈於他人耳。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飲焉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扶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昭公有曲沃之偏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羔裘豹祛

羔裘解見召羔裘。曰祛者袂口也。○疏曰祛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

自我

人居居

如字又音據。○箋曰我人我人民也。○今曰自我從也舊以為用今不從。○釋訓曰居居惡也。○

傳曰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豈無他人維予之故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皮為裘以豹皮飾袖口也在位者不恤其民故民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謂之曰爾但從我衆人處居居然傲狠而無相親之意無奈他人何也意謂在位不能禦曲沃但能虐我民耳爾既不恤我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也以予之故舊而不忍去耳唐風之厚可見矣

羔裘豹褻

音袖

自我人究究

釋訓曰究究惡也

○孫炎曰窮極人之惡○今曰究究言

也察察

豈無他人維予之好

今曰故舊之好也

爾但從我衆人處究究然苛察他人有逆亂之謀則

不能察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鴛羽

保 鴛音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箋曰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

侯哀侯小子侯。疏曰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

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

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

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

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

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

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曲沃武公伐翼侯于汾隰
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
滅翼是大亂
五世之事
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養音而作

是詩也

今日晉小子侯詩都翼桓王時

古者親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況其君子乎晉亂而
不暇恤故刺之

肅肅鴉羽

傳曰肅肅鴉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釋文曰鴉似鴈而大無後趾。孔氏曰鴉連

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枯

集于苞栩

音許。傳曰集止也。釋木曰苞楨又曰相杼楨音軫。孫炎

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楨。曰相杼也。櫟也。杼也。櫟音歷。杼舒之上。郭璞曰柞樹也。陸璣曰相今柞櫟

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皂或言皂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皂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今日縣柞械拔矣疏云釋木不言櫟是柞陸璣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二柞櫟考見秦晨風

事靡監

音古○傳曰監不攻緻也緻音治密也○疏曰監與盞字異義同盞害器敗殼皆謂之盞是為

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不能蓺稷黍

箋曰蓺樹也○稷黍解見王黍離

父母何怙

胡之上濁○傳曰怙恃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鵠連蹄不樹止今鵠羽之聲肅肅然急疾其飛既勞又集止于叢生之栩木失其所矣如君子不當下從征役也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遺餘力遂

不能種藝稷黍父母將何所怙恃乎乃呼天而愬之

歎其悠悠遠而不聞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補傳曰語意雖

切未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諸侯為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

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

棘解見邶凱風

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

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

肅肅鴉行

音航○蘇氏曰列行也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

梁

釋草曰稌稻又曰蘄赤苗苞白苗○釋曰按說文云沛國謂稻為糯秠稻屬也本草以秠米稻米為二物

秈糯甚相類黏不黏異耳依說文秈稻即糯也秈音庚
稷同俗作粳黏尼占反○郭璞云赤苗今之赤粱粟白
苗今之白粱粟○朱氏曰稻即今南方所食稻
米粱粟類也育數色○錢氏曰粱似粟而大

父母何

嘗

朱氏曰嘗食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曰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鱣桓叔子也武公稱莊伯子也鱣音善

武

公始并晉國

并音併

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為使皆去

聲○補傳曰魯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天子之使其虢公乎而作是詩也

曰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

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山有樞揚之水椒聊杜諸詩國人每以沃彊為憂而拳拳願忠於昭公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

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
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音隙是為
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
伐晉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
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
子是謂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
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
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
無如之何然則武公之得國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
己而從之耳豈以武公為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
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
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
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
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
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

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
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
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
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
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
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
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然矣

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為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糜滅幾盡遂特著以為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故曰無衣美武公者特其大夫之意耳

豈曰無衣七兮

今曰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

彛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
皆締以為繡鶯音龔○疏曰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
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
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
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公之服
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
服待如上公無公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
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為侯伯侯
伯以七為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
者車服猶如上公故特以九為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
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
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不
如
子
之
衣
今
曰
子
者
指
天
子
之
使
言
之

安且吉兮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為
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諸侯非有
天子之命則人得而討之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
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為安吉
然曰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劉仁恭謂
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
衣之言一也武公之請命特迫於利害之計耳舊說
以為武公天理未盡滅非也曲沃自桓叔以來弑逆

屢矣武公踵父祖之惡卒滅其宗國而自立豈復顧
天理耶

豈曰無衣六兮

朱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

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

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煥音欲○傳曰

煥煖也

言六者變文成章耳煥煖亦謂安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

曰晉武公詩
都絳倍王時

有杖之杜

解見上
杖杜

生于道左

箋曰道左道東也○今
曰以南為正則左為東

彼

君子兮噬肯適我

蘇氏曰噬逝通○
朱氏曰發語辭也

中心好之

好去
聲

曷

飲食之

飲食音
松詞

興也有杖然特生之杜生於道東猶武公之寡特而

無輔也賢者隱伏山林武公不能招徠之國人於是

自致其愛慕之意曰彼賢者其肯暫過我乎若肯過

我我心中愛之將何以飲食之乎猶丘中有麻將其

來食白駒繫之維之於焉逍遙之意也國人自欲飲
食之見君不能養賢矣。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寡
不足為往來之芘故賢者去之於義為贅但說孤然
之杜便見得是不能求賢以自輔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

傳曰周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疏曰獻公詭諸武公稱子

好攻戰則國人多喪

矣

好喪皆去聲。○曰晉獻公詩都絳惠王時。○疏曰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多喪。○曹氏曰左傳莊

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

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

五年使寺人披伐蒲冬滅虢又襲虞執虞公六年使賈

華伐屈八年使里克敗狄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

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獻公

嗜殺而不己反禍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葛生蒙楚

曰楚水名解見漢廣

藪蔓于野

藪音廉。○陸璣疏曰藪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

正黑如燕莫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鳥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子美亡此

箋曰所美之人謂其

君子也。○今曰亡死也。

誰與獨處

興也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生而蒙覆於

楚木歛生而蔓延於野猶婦人依託於夫之義也今
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我其誰與乎
獨處而已瑩然無所依矣○下章變野言域域塋域
也謂墓域也知為征夫所死之地陳防有鵲巢云誰
侑予美國人指賢者此詩予美亡此婦人指其夫

葛生蒙棘

棘解見邶凱風

蔽蔓于域

傳曰塋域也塋音營墓域也

予美亡此

誰與獨息

傳曰息止也

角枕粲兮

朱氏曰粲華美之貌

錦衾爛兮

錢氏曰爛鮮明也

予美亡此誰

與獨旦

枕華衾鮮思始嫁之具而歎今之獨宿也獨旦獨宿
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苦夜長而難旦
長夜漫漫何時旦與秋天不肯明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

百歲之後歸

于其居

箋曰居墳墓也

晝夜長時憂思者難度百歲之後死乃同歸于丘猶
後山所謂百年何當窮也亦誓死無他志見唐風之

厚矣○舊說以為思存者味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之
辭及上章言塋墓知為悼亡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箋曰室猶塚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音零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好去聲○曰晉獻公詩都絳惠王時

○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諧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矣

采苓采苓

曰苓甘草也解見邶簡兮

首陽之巔

傳曰首陽山名也○箋曰首陽之上信有

苓○疏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曹氏曰即雷首山也夷齊居於其陽因謂首陽○今曰巔山頂也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

箋曰苟且也

舍旃舍旃

舍音捨○釋文曰旃之也

苟

亦無然

今日然如此也

人之爲言胡得焉

興也雷首山在晉境興所見也其山有苓見采苓者

問其何從得之必得於首陽之上喻聽言者必問其

所自來也凡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

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

來則虛實盡見矣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

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

來也

采苦采苦

曰苦茶也。解見邶谷風。

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

朱氏曰與許也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

今日葑蔓菁也。解見邶谷風。

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

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十二

經部

詩緝卷十二

宋嚴粲撰

秦國風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堯時有伯
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
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
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
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
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
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
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汧音章○疏曰秦今秦州也伯益
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其後費昌當夏桀之時為湯

御以敗桀中行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其玄孫曰中滴
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滴音聿○西漢志曰天水隴西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
力以射獵為生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
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
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
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
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不
為浮靡以善道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
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也論至於此
以見厚重彊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道民不
可不謹其所之也

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

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於夷矣

車鄰美秦仲也

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秦仲始大

補傳

曰秦仲未為諸侯謂之始大蓋視其先為大耳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馬

曰秦仲詩

宣王時

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有車鄰鄰

傳曰鄰鄰衆車聲○曹氏曰密比之意言車之衆○今日杜子美詩云車轄轄其字從車

古字通

有馬白顛

傳曰白顛的顛也。○疏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未見

君子寺人之令

平聲。○曰寺人闈官也。○疏曰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蘇氏曰凡此皆人

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秦仲有車甚衆其車鄰鄰然密比有馬甚多其中有

白額之馬舉一以見其餘也是時又始有寺人闈官

未見君子秦仲之時必先令寺人通之然後得見言

侍御使令之備也秦前此所未有故詩人美其始有

也

阪有漆

阪音反。釋地曰：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隴，陂音坡。釋曰：三者地形雖有高下不平。

皆可種穀給食。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曹氏曰：阪山脅也。前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師古曰：隴坻謂隴陂。即

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

則阪固秦地所。隰有粟。釋地曰：下濕曰隰。○既見君子

有也。坻音底。並坐鼓瑟。解見。關雎。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耄。音送。○傳曰：耄

○疏曰：離卦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倍九年，左傳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耋，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

興也。阪則有漆，木隰則有粟，木猶君國之有禮樂也。

士之既見此君子，秦仲也，則與之燕飲相樂，並坐而

鼓瑟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
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彊毅果敢之氣勇於
有為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

彊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

詩記曰既見君子並
坐鼓瑟簡易相親之

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嗟悲壯感慨之氣
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

釋水曰楊蒲柳○郭璞曰左傳所謂董
澤之蒲○釋曰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

為箭筈筈歌之上○山陰陸氏曰楊今有黃白青赤四
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
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易大
過云枯楊生稊齊民要術云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

折終不曲撓揄性懦
軟久無不曲繳音治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曰笙之簧也
解見鹿鳴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錢氏曰
亡死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
驥音鐵。疏曰秦仲
生莊公莊公生襄公
始命
句。箋曰始
命為諸侯也

○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
命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有田狩之事

園囿之樂焉
疏曰有藩曰園有牆曰囿囿者域養
禽獸之所。○曰秦襄公詩平王時

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時諸夏之憂反生於所
救事之倚伏可預料邪是故禦戎以自治為上策

駟馱孔阜

傳曰馱馱也。○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馱者色黑如鐵。○朱氏曰

阜肥大也

六轡在手

疏曰每馬兩轡四馬八轡兩駟之內轡納之於缺故在手者六轡耳缺音沃

公之媚子

朱氏曰媚愛也

從公於狩

傳曰冬獵曰狩

襄公駕四馬皆鐵色之馱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御

者執六轡於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公所親

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馬

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出入使之隨人意也在手言把

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

目在吾旗鼓之在舊說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

今不從

奉時辰牡

傳曰時是日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

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辰牡孔碩公曰左之

曰射必中左乃為中殺○董氏曰五御三

曰逐禽左自左牒而射之達于右牒為上殺牒音縹牒音愚詳見車攻

舍拔則獲

舍拔音捨跋○

傳曰拔矢末也○箋曰括也○疏曰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此時節之牡獸驅以待公之

發此時牡甚碩大矣公謂御者令左其車以射獸之

左公舍放矢末則應弦而獲其獸

曹氏曰所謂命中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傳曰閑習也

輶車鸞鑣

輶有由二音。鑣音標。傳曰

輶輕也。箋曰輕車驅逆之車。疏曰夏官田僕掌設

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故

知輕車即驅逆之車若君所乘則謂之田車鸞在衡和

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

也。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載獫狫驕

獫音聚斂之斂之聲。今日鑣馬街外鐵也。驕音枵。傳曰

獫田犬也。補傳曰毛云長喙曰獫短喙曰狫驕今田

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爾雅改狫驕皆從犬以合

毛氏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歌其驕逸

也。朱氏曰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既調習而閑矣乃以驅逆

之輕車置鸞鈴於馬銜兩旁之鑣載田犬之獫豸其
驕逸謂休其足力也田而獲獲而休常事也秦人美
之者亦喜其見之新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
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曰秦襄公
詩平王時

○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
公與兵七十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
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
而卒善乎蘇東坡有言云秦民好戰之心嚮然而未已

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過其歷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者有漸矣。○朱氏曰西我方疆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為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忿忿之私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疆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討賊之意歟

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說不已以

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真秦風也哉

小戎 伐收

伐音踐前之工濁。傳曰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軫也。○疏曰軫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

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為淺也。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

五檠梁軛

檠音水軛音舟。○傳曰檠歷錄也。梁軛軛上句衡也。錄音禄。句音鉤。○曰五檠者軛上五處

以皮束之歷錄然有文章也。曰梁軛者軛棘如梁也。軛者棘也。衡者服馬之軛也。棘直一木從後軛至前軛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居於軛下而軛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謂之梁軛懼軛之不堅一軛之上五。游環脅驅。○曰游環者以環分其穹每處以皮革束之。

游環脅驅

曰游環者以環

移無定處所以止驂馬之外出也曰脅驅者以皮繫衡軫之兩端當服馬之脅所以止驂馬之內入也○疏曰游環在服馬之背上驂馬欲出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軾之兩端驂馬欲入則此皮約

陰鞞

○傳曰陰揜軻也○箋曰揜軻在軾前

○今曰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以陰映車軻故為之陰也軻舊無音言在軾前當音犯字作軻解見鞞有苦葉濟盈不濡軻○鞞曰陰鞞者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鞞也○傳曰鞞所以引也○疏曰鞞以皮為之令驂馬引之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馬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鞞以引車前繫驂馬之頸後繫於車前陰板之上此所謂鞞也○鞞續曰鞞者沃也續者鞞端續鞞之環也鞞續曰以白金灌沃續鞞之環也○傳曰鞞白金也續鞞也○疏曰銷此白金以鞞灌鞞環非訓鞞為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兵車之飾

或是白銅未必皆白金也
鞞言蓋續則作環相續

文茵暢轂

音谷。文茵曰文茵者以虎皮為茵

褥車中所坐也。疏曰茵褥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也

○暢轂傳曰暢轂長轂也。○說文曰轂輻所湊也。○疏

曰言長於大車之轂也。○今日考功記輪人為輪注兵車之轂三尺二寸車人為車注大車較徑尺有五寸○

駕我騏驎

音其注。○騏驎傳曰騏驎文也。○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鼻釋畜曰馬後右足白陳左

白鼻。○疏曰謂後左足也。

言念君子

曰婦人謂其夫也。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

傳曰西戎板屋。○疏曰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秦之西垂民亦板屋此想君子伐得而

居之亂我心曲

錢氏曰心之委曲也

國人夸其兵車之善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輶

轅穹窿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絜謂歷錄然
有文章也驂馬欲出則有游移之環貫驂之外轡以
止其出驂馬欲入則有皮為脅驅繫於衡軫以止其
入也又於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鞞鞞端作環相接謂
之續以白金塗灌之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
茵褥也其貫車輪之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騏馬及馵
馬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
溫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

心中之委曲也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

而我君子之温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

四牡孔阜

朱氏駟鐵解曰阜肥大也

六轡在手

在手解見駟鐵

騏駼是中

音駟

留○箋曰赤身黑鬣曰駟○疏曰驛畜有駟曰駟說者皆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駟故為赤身黑鬣○

朱氏曰中兩服馬也

駟驪是駟

駟驪音瓜高○釋畜曰黑喙駟○傳曰黃馬黑喙曰駟○驪解見駟

職

龍盾之合

盾純之上○傳曰畫龍於盾也合合而載之○今曰盾干也以木為之畫龍於上○

曹氏曰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先儒以為干櫓伐皆盾也其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干盾亦其類也○疏曰合而載之車上以為蔽也
盜以艘輓
音決納○疏曰駟馬內轡之末盜金以為艘馬

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軛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釧也○朱氏曰釧環之有舌者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朱氏曰西

鄙之朱氏曰方何為期朱氏曰胡然我念之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與駟是其中之服馬也駟與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為干盾畫龍於上合二盾而載之以為車之前蔽也又於軾前以白金塗其釧環以納驂馬之內轡謂之釧軛也婦人言其君子

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在西鄙之邑方

將何以為歸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賤駟孔羣

疏曰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箋曰甚羣言和調也○李氏曰不和則不得羣居

公矛鏦鏦

公音求鏦音隊○傳曰公矛三隅矛也鏦鏦也鏦存之去聲徂寸反○疏曰公矛刃有三

角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鏦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鏦是矛之下端當有鏦也彼注云銳底曰鏦平底曰鏦言鏦

鏦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鏦也鏦鏦同

蒙伐有苑

曰蒙伐者畫蒙雜羽以為干伐也○傳曰蒙討羽

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曰蒙厖也討雜也○疏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節夏官司兵掌五盾其名未盡聞也言辯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檣檣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

代皆盾之別名也。虎音斯。虎韞鏤膺。

韞音暢，鏤音漏。傳曰：韞弓室也。箋曰：鏤刻金飾也。補傳

曰：韞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爾雅：金謂之鏤。

交韞二弓竹閉。

緄。滕。

音衰。滕，傳曰：閉也。緄，繩也。滕，約也。緄音薛。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秘注云：秘，弓槩也。

弛則縛之於弓裏，以竹為之。竹閉一名秘也。緄繫也。以繩繫之，因名秘為緄。所緄之事，即緄。滕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韞中也。朱氏曰：槩，弓體使正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

厭音淹。傳曰：厭，厭安靜也。

秩秩德音。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德音，解見假樂。

以淺薄之金為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於馳逐。孔羣

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公矛，其下端平底曰

鍔以白金鑿之也又有中干曰伐盡蒙雜鳥羽以為
飾苑然有文也又以虎皮為弓室謂之韞以金鏤弓
室之冒也又交二弓於韞中顛倒安置之以備壞折
也又以竹為弓檠謂之竹閉置弓於柙內以緄繩勝
約之然後納之韞中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兵甲往
伐西戎我思君子之深既寢又興朝夕未嘗忘也厭
厭然安靜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何為親此勞
苦之事乎亦閔之也○傳以膺為馬帶疏釋之為鏤

胄之鞶即鉤膺也然采芑鉤膺倬革崧高鉤膺濯濯
韓奕鉤膺鏤錫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為馬
胄之帶此首言虎韞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韞二弓
竹閉緄滕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為彼鉤膺也
補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

音兼加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秦曰

襄公詩平王時○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
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

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為先襄公
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
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徂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
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
之矣戾祭義為燥之義○曹氏曰禮者國之幹也有禮
則雖弱而猶存無禮則雖彊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
仲孫湫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其後景公患陳
氏之偏問於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己之君令臣恭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然
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辭之末節而已哉蓋有所謂辯工
下而定民志者焉是以先王尚之為國者不可一日而
忘也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為國今始命為諸侯
土地益廣車甲日多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其風聲氣
習未流益甚專以詐力取勝終以滅亡詩
人識斂所以刺焉秋子小反事見閔元年

周弱而繇秦彊而顛由其禮之存亡異焉耳

蒹葭蒼蒼

曰蒹也葭也萑也三物共十一名。蒹曰小者蒹蒹蒹也一物而三名也釋草云蒹蒹釋

云蒹一名蒹郭璞云江東呼為蒹蒹似萑而細高數尺陸璣云蒹水草也牛食之令牛肥彊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為蒹箔因此得名蒹萑之小者蒹葦之小者。葭曰大者葭蘆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也解見幽七月。萑曰中者蒹葦萑也又名騅一物而四名也解見幽七月。茨葦之上濁蘆頭之去萑音完。今曰此詩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幽風萑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三物皆待霜疑戾而後可用。三物共十一名說者多混而難考故辨之。傳曰

白露為霜所謂伊人

陳氏曰伊人斥襄公也

在水一

方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曹氏曰秦地在黃河之西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盟孤陋而無

與也 遡洄從之

遡洄音素回。傳曰：遡流而上曰遡洄。

道阻且長 遡游從之

傳曰：順流而涉曰遡游。

宛在水中央

箋曰：宛，生見貌。

興也 蒹葭雖蒼蒼然盛必待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實譬秦雖彊盛勁健必用周禮然後堅固也伊人指襄公也在水一方謂水中別一所在也喻襄公僻處一隅陷溺於夷狄之俗不聞中國之禮義也將使之逆流而上以往求攸濟歟則路險阻而且長遠喻其狃於功利以道為遠而難致必不能彊勉而行之也

將使之順流以涉而聽其所止歟則宛然唯在水之中央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夷狄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為遠所謂安能邑邑以待數百十年而為帝王也故詩人因秦人之意以道阻且長言之

蒹葭淒淒

音妻本亦作萋。傳曰淒淒猶蒼蒼也。

白露未晞

音希。傳曰晞乾也。

所

謂伊人在水之渚

音眉。釋水曰水草交為渚。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傳曰躋升也。○箋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音遲。○傳曰坻

小渚也。○釋水曰小沚曰坻。○疏曰傳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甫田箋曰坻水中之高也。

白露未晞則未為霜也蒹葭雖淒淒然盛不適用於也

蒹葭采采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

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

涘

音侯上濁○曰涘厓也解見王葛

逝洄從之道阻且右

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

到今乃出其右是迂迴難至也其左亦迂迴右取韻耳

逝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音止

○傳曰小渚曰沚

白露未已亦未為霜也蒹葭雖可采而不適用於

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曰秦襄公詩平王時。歐陽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

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遂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遷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云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補傳曰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

傳曰周之名山中南也。疏曰昭四年左傳云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此一召中南也。李

氏曰終南西距鳳翔
武功北距萬年長安
有條有梅
條傳曰條稻也稻音叨
釋木曰稻山榎音

假攢同
郭璞曰今之山楸
陸璣曰皮葉白色亦白
宜為車板
梅釋木曰梅榘榘音髣
郭璞曰似杏實

酢酢音
醋酸也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曰狐白裘也錦衣狐白裘
諸侯在天子朝廷之服其

歸在國則不服之
疏曰白狐毛為裘其上加錦衣以
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
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褻衣

裳錦褻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
皮弁服歟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

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亦
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玉藻又

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諸侯與其臣服皮弁以視朔
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

服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
不服狐白此言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
廷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
於後不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
言錦衣
孤裘 顏如渥丹 箋曰渥厚漬也。○今其君也哉 朱氏
曰坤簡兮赫如渥赭
容貌衣服稱
其為君也

賦也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
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公
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
北終南山其中何所有乎有條又有梅地有名山山

多材木誇言雍州之為上腴隩區也以素錦為裼衣
其下有狐白裘諸侯之服也顏如厚漬之丹容貌之
盛也言岐西山高木茂氣象葱鬱我襄公自周受命
而歸其將被顯服正顏色儼然君臨於此土也哉其
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天子賜之則為其
有矣猶為疑之之辭未能取之也此所以戒勸之而
勉其為必取之計也君哉舜也有歎美不盡之意與
君王哉有諷諫不盡之意其君也哉有戒勸不盡之

意○前地理志終南在武功縣東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李善云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是終南在長安之南也豐鎬在長安之西而近李善引說文云鎬在上林苑中故長樂劉氏云終南在鎬京之南也以其在南故云南山班固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太華雖高而在東不若終南在前舉頭則見故周多以南山言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程子曰紀稜角堂平寬○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箋曰畢終南山

之道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黻音弗○傳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

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疏曰黻皆在裳衣大名言衣與裳異其文耳

佩玉將將

音鏘○朱氏曰

將將佩玉聲

壽考不忘

補傳曰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

終南有廉角處又有平寬處亦誇言其山之美也言

此土地命服出於天子之賜襄公宜壽考而勿忘也

亦勸戒之也○說者多以山有草木為興有條有梅

其說猶可通至紀堂則無說矣今考詩中凡一句各

指一物者興也蓋興則意在於物故每句中專指其

一以寓丁寧之意如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凡一句疊言二物者皆賦也蓋賦則敷陳其物之多意在有之一字而不在於所指之物故疊言之如有熊有羆但言獸之多有鱸有鮪但言魚之多有驪有黃但言馬之多別無興也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是平王所賜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秦曰

穆公詩襄王時○疏曰穆公任好德公之子於襄公為
玄孫之子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
鳥殺人以其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
公命從已死此人乃自殺從之任音壬○朱氏曰春秋
傳云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
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
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
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特其初特出於戎翟
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穆
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
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
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
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董氏曰陳乾
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康公得無罪乎

詩人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乾音干○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此秦夷狄之俗雖居我岐豐變於夷矣

交交黃鳥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曹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為人之所

愛也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車音居○傳曰維此奄子車氏奄息名

息百夫之特

王氏曰特出也

臨其穴

箋曰穴壙也

惴惴其慄

傳曰惴惴

懼也○箋曰慄悼也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殲音尖徐音纖○傳曰殲盡也○今考莊十七

年經書齊師殲于遂注云盡殺之也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三良爲國人所愛猶黃鳥然黃鳥交交然飛而往來止於棘木得其所也今良臣從死非其所也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也此奄息乃百夫之中特出者而乃從死是可惜也秦人傷之臨其壙穴之上惴惴然恐懼而悼慄呼天而愬之曰盡殺我善人乎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代之則當以百人

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息爲百夫之特故

願以百身贖之

朱氏曰三人死非其義詩人特哀之而已死不爲義不足美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音航○箋曰仲行字也○疏曰

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名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曹氏曰言其壯勇可禦百夫之侮

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

日鍼音鈴○疏日鍼虎亦名維

此鍼虎百夫之禦

今日禦猶防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穢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

疏曰康公營穆公任好子營音鶯

忘穆公之業始棄其

賢臣焉

日秦康公詩襄王時

康公本心既失無所不薄也觀此詩見棄而不忘君

知其人之賢矣

鴛彼晨風

鴛音聿○傳曰鴛疾飛貌○釋鳥曰鸛晨風鸛音甌○陸璣曰似鷓黃色燕領句喙嚮風

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鷓燕雀食之句音鈞○山陰陸氏曰列子云鷓之為鸛鸛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鸛

也禽經云鷗好風鷗好雨今鷗亦去來有時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鬱彼北林
傳曰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此穆公舊臣所作言晨風之鳥駘然疾飛入于
鬱積茂盛之北林喻已初慕秦國之盛大而趨赴之
也今穆公死而康公立我舊臣廢棄不用不得親近
進見拳拳之忠日望君之召已故言未見君子而憂
心欽欽然不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故問之
云如何乎如何乎復歎多是不記憶我矣言不復得

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

山有苞櫟

音歷○櫟柞櫟也櫟斗也○釋木曰櫟其實
柞音求曰○釋曰柞盛實之房也○孫炎

曰櫟實櫟也○陸璣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
蓼爲櫟即櫟斗也言有柞櫟自裏椒椒之屬也其子房

生爲柞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木蓼也此秦詩宜
從方士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

生食之味辛其柞子八月中成搏以爲燭明如胡麻燭
所以爲羹肥如胡麻羹椒音殺○今日詩有二柞櫟唐

鴉羽苞栩亦曰柞櫟其子曰皂
斗與此相似苞解見唐鴉羽
隰有六駮音剝○疏曰

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食虎豹陸璣
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木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

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櫟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
相配不宜云獸○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
未見

君子憂心靡樂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山有叢生之柞櫟隰有駁木其數六山隰有草

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

山有苞棣

傳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穠矣。

隰有樹檉

音遂。釋木曰檉赤羅。郭璞

曰今楊棣也。陸璣曰一名山梨實如梨但小而酸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山陰陸氏曰其文

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文木赤羅爲上

未見君子憂心如

醉

今曰昏而不醒也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詩記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

好去聲

亟用兵

亟音器○

疏曰康公以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

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令平聲

而不與民同欲

焉今曰秦康公詩頃王時○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

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今考康公唯初年令狐之役在襄王時

辛丑魯文七襄三十二

其後伐晉

甲辰魯文十頃二

戰河曲

丙午魯文十二頃四

皆頃王時此

詩刺亟用兵則不在令狐初戰之時矣

補圖列之襄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今曰子者行伍相爾汝也。傳曰袍襜也。襜古顯反亦作繭。○疏曰

玉藻云纁為襜緇為袍純用新縣名為襜雜用舊絮為袍

王子興師

六月箋曰于曰也

脩我

戈矛

戈解見候人。○傳曰矛長二丈。○疏曰謂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

兵用長此言興師之用二丈之矛。○今曰不必專指為酋矛也

與子同仇

陳氏曰仇怨也

秦人苦康公之亟用兵而述古以刺之謂古者戍役

在行陳之間語其同事者曰吾君豈以汝無衣而與

汝同袍乎然有王命以興師則脩治戈矛與汝同其

仇怨而不敢憚也謂不必遺衣以為惠而大義自不

可違耳此述襄公之事也今康公非有王命而逞私
忿豈衆心之所同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箋曰澤褻衣近汙垢。朱氏曰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垢澤故謂之

澤

王子興師脩我矛戟

箋曰戟車戟常也。疏曰常長丈六

與子偕作

傳曰

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傳曰

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

之難麗音高難去聲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

子大音秦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曰秦康公詩哀王時○范氏曰見舅

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

為孝矣

念母者康公之良心也既而不能自克亟脩晉怨此

之謂失其本心

我送舅氏

釋親曰母之昆弟曰舅

曰至渭陽

箋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

氏于咸陽之北○疏曰雍在渭南○穀梁傳曰水北為陽

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乘去聲○

董氏曰中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朱氏曰四馬皆黃也

送舅涉渭至水之北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唯路

車乘馬而已歎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采菽云雖

無予之路車乘馬也見殷勤繾綣于舅而思母之意

隱然于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瑰古回反。傳曰瓊瑰玉

次石。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已瓊瑰。瓊解見衛木瓜。曹氏曰玉佩珩璜瑤瑤之屬。補傳曰以瓊瑰為佩也。

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曰秦康公
詩襄王時

由伐木而觀晨風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於我乎句夏屋渠渠

傳曰夏大也。蘇氏曰渠渠深廣也。

今也每食無餘

于嗟乎句

音吁

不承權輿

傳曰承繼也。釋詁曰權輿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

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

造車自

輿始

言康公其初之待我在渠渠然深廣之大屋其後待

賢之意寢衰供億寢薄賢者每食而無餘即飲食一

節以見其待賢之意也衰非責其禮也於是歎之言

不能承繼其始也

朱氏曰楚王戊不設醴穆生去之曰豈為區區之禮哉

於我乎 句 每食四簋

疏曰簋是瓦器亦是木為之圓曰簋內方外圓也以盛黍稷方曰簠

內圓外方也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 句 不承權輿

李氏曰不

飽非特無餘矣見有始無終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緝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一頁前六行其孫穆侯刊本侯訛
叔據詩譜改

第一頁後一行河東平陽注云堯都也在平河之
陽案此注係應劭語非班固原注注字上疑脫
應劭二字

第三頁後四行過此月則歲將暮刊本則訛在據
毛詩疏改

第七頁後五行方俗無名此為考者刊本俗訛士

據毛詩疏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論二為合刊本二訛十據漢書律志合論為合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祛者袂口也刊本袂訛祛據禮記玉藻注改

第二十頁前二行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梁粟類也刊本南下脫方字粟下行白字據朱子詩傳

增刪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疏曰刊本疏下行氏字案此
所引係唐譜疏今據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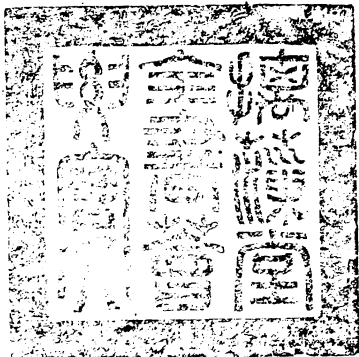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葑蔓菁也刊本葑上行苦字
今刪

卷十二第七頁後八行此兵車之飾刊本飾訛節
據毛詩疏改

第十頁前六行蒙討羽也刊本討訛訓據詩毛傳
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周之名山中南也刊本中訛終
下荆山中南亦訛據毛詩注疏及左傳改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既而不能自克刊本克訛充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膳錄監生臣湯汝梅